

行营杂录 (宋) 赵葵 撰

太祖初受周幼主命北讨，至陈桥为三军推戴，时太后以下眷属悉在定力院设斋，有司来搜捕，主僧令登阁而固其扃钥。俄大搜索，僧给云：“皆散走，不知所之矣。”甲士入寺，升梯且开钥，见蛛网布满其上，而尘埃凝积若累年不曾开者。乃相告曰：“是安得有人。”遂皆去，有顷，太祖已践祚矣。

太祖潜耀日，常与一道士游关河，无定姓名，自曰混沌，或又曰真无。每剧饮烂醉，且善歌，能引其喉于杳冥之间作清微之声，时或一二句，随天风飘下，惟太祖闻之，曰：“金猴虎头四，真龙得真位。”至醒诘之，则曰：“醉梦，岂足凭邪？”至膺图受禅之日，乃庚申正月初四也。自御极不再见，下诏草泽遍访之，或见干辘轳道中，或嵩、洛间。后十六载，乃开宝乙亥岁也，上已袂褰，驾幸西沼，道士忽醉坐水次木阴下，笑揖上曰：“别来安善。”上大喜，亟遣中人密引至后掖，恐其遁，急回蹕见之，一如平时，抵掌浩饮。上曰：“久欲见汝决一事，我寿还得几多在？”道士曰：“但今年十月二十日，夜晴，则可延一纪。不尔，则当速措置。”上酷留之，俾居后苑。苑吏或见宿于木末鸟巢中，数日忽不见。上切切记其语。至所期之夕，上御太清阁以望气。是夕果晴，星斗明烂，上心方喜，俄而阴霾四起，天地陡变，雪雹骤降。移仗下阁，急传宫钥开门，召开封尹，即太宗也。延入内寝，酌酒对饮，宦官、宫妾悉屏出，但遥见烛影下，太宗时或避席，有不可胜之状。饮讫，漏三鼓，雪已数寸。上引柱斧戳雪，顾太宗曰：“好做！好做！”遂解带就寝，鼻息如雷。是夕，太宗留宿禁内。将五鼓，周庐者寂无所闻，帝已崩矣。

李后主归朝后，每怀故国，且念嫔妾散落，郁郁不自聊。尝作长短句：帘外雨潺潺，春意将阑，罗衾不奈五更寒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，独自莫凭阑。无限关山，别时容易见时难。流水落花春去也，天上人间。意思凄惋，不久下世。

祥符中，封禅事竣，宰执对于后殿。上曰：“治平无事，久欲与卿等一处闲玩，今日可矣。”遂引群公及内侍数人入一小殿，多有假山，甚高。山面有洞，上既入，乃复招群公从行。初觉甚暗，数十步则天宇豁然，千峰百嶂，杂花流水，尽天下之伟观。少焉。至一所，重楼复阁，金碧照耀，有一道士，貌亦奇古，来揖上，执礼甚恭。上亦答之，良久，邀上主席，上再三逊谢，然后坐。群臣再拜，居道士之次。所论皆玄妙之旨，而牢醴之属又非人间所见也。鸾鹤舞庭除，笙箫振林木。至夕乃罢，道士送上出门而别曰：“万几之暇，无惜与诸公频见过也。”复由旧路以归。臣下因以请于上，上曰：“此道家所谓蓬莱三山者也。”群臣自失者，累日后亦不复再往，不知何术以致之也。

庆历三年，有李京者为小官，吴鼎臣在侍从，二人相与通家。一日，荐其

友人于鼎臣，求为闻达一朝。鼎臣即缴书，具奏之，京坐贬官。未行，京妻谒鼎臣妻叙别，鼎臣妻惭不出，京妻立厅事，召鼎臣管仆，语之曰：“我来虽为往还之久，欲求一别。亦为乃公尝有数帖与吾夫祝私事，恐尔家以为疑。”索火，焚之而去。

王嗣宗守邠土，邠旧有狐王庙，相传能为人祸福，岁时享祀祈祷，不敢少怠，至不敢道。故嗣宗至郡，集诸邑猎户，得百余人，以甲兵围庙，薰灌其穴，杀百余狐。或云：有大白狐从火中逸去，其妖遂息。后人复为立庙，则寂无灵矣。嗣宗后帅长安，处士种放者，朝廷所尊礼，每帅守至，辄面数之。嗣宗不服，以言拒之，放责数嗣宗，声色俱厉。嗣宗怒，以手批其颊。先是，真宗有敕书，令放有章奏，即附驿。欲诣阙，即乘驿。放遂乘驿，诉于上前。上特于嵩山之阳置书院以处之。后嗣宗去郡，有人赠诗曰：终南处士威风灭，渭北妖狐窟穴空。嗣宗大喜，归告其子孙曰：“吾死更勿为碑志，但石刻此诗，置于墓旁，吾其荣矣。”

伪蜀广政末，成都人唐季明因破一木，中有紫文隶书“太平”两字，时以为佳瑞。有识者云：不应此时，须成都破后，方见太平尔。自王师平蜀，频施旷荡之恩，仍有太平兴国之号。

大中祥符六年，绵州彰明县崇仙观柏柱上有木文如画天尊状，毛发、眉目、衣眼、履鞋，纤缕悉备。知州北部员外郎刘宗言遂绘事奏闻，奉旨令津置赴阙，送玉清昭应宫。今川民皆图画供养之。

成都漆工艾延祚，甲午岁为贼所驱于郡治，令造漆器。五月六日，忽闻鼓鼙声及南门，火起，乃天兵至郡也。延祚窘甚，缘上大树，匿秣叶间。见天兵往来搜捕，杀戮狼籍。至夜遂下树，卧积尸中。及中宵，闻数十人传呼声，颇类将吏，且无烛炬，因窃视之，不见其形，但闻按籍点名，僵尸闻呼一一应之，惟不呼延祚。乃知圣朝伐叛讨逆，悉奉行天诛也。

南唐胡则守江州，坚壁不下。曹翰攻之危急，忽有旋风吹片纸坠城中，有诗曰：由来秉节世无双，独守孤城死不降。何似知机早回首，免教流血满长江。后城陷，屠杀殆尽，谓之洗城。

人传温公《西江月》词流播已久，今又得一首名《锦堂春》，云：红日迟迟，虚廊转影，槐阴迢迢西斜。彩笔工夫难状，晚景烟霞。蝶尚不知春去，漫绕幽砌寻花。奈猛风过后，纵有残红，飞向谁家？始知青鬓无价。叹飘零官路，荏苒年华，今日笙歌丛里，特地咨嗟。席上青衫湿透，算感旧何止琵琶。怎不教人易老，多少离愁，散在天涯。

刘贡父为中书舍人。一日，朝会，幕次与三卫相邻，时诸帅两人出军伍，有一水晶茶盃，传玩良久。一帅曰：“不知何物所成？莹洁如此。”贡父隔

幕谓之云：“诸公岂不识此，乃多年老水耳。”

昭陵上宾前一月，每夜太庙中有哭声，不敢奏。一日，太宗神御前香案自坏。

元祐癸酉九月一日夜，开宝寺塔表里通明彻旦，禁中夜遣中使赍降御香，寺门已闭。既开，寺僧皆不知也。寺中望之无所见，云寺渐明。后二日，宣仁上仙。

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，至宝元中则皇宋通宝。近世钱文皆著年号，惟此二钱不然者，以年号有宝字，文不可重也。

皇女为公主，其夫必拜驸马都尉，故谓之驸马。宗室女封郡主者，谓其夫为郡马，县主者为县马，不知何义。

神庙一日行后苑，见牧豕猪者，问何所用？牧者曰：“自太祖来常令畜之，自稚养以至大，则杀之，又养稚者，累朝不敢易，亦不知何用。”神庙沉思久之，诏付所司禁中自今不得复畜。月余，忽获妖人，急欲血浇之，禁中卒不能致，方悟祖宗远略。

东坡仁宗朝登进士科，复应制科，擢居异等。英宗朝判凤翔，欲以唐故事召入翰林。宰相限以近例，且欲召试秘阁。上曰：“未知其能否，故试之。如轼，岂不能邪？”宰相犹难之，及试又入优等，遂直史馆。神宗朝以议新法不合补外，李定之徒媒孽其诗文有讪上语，下诏狱，欲置之死。上独庇之，得出。方在狱时，宰相举轼诗云：根到九泉无曲处，世间惟有蛰龙知。此不臣也。上曰：“诗人之词，安可如此推求。”时相语塞。上一日与近臣论人才，因曰：“轼方古人孰比？”近臣曰：“颇似李白。”上曰：“不然，白有轼之才，无轼之学。”累有意复用，而言者力沮之。一日，忽出手札曰：苏轼黜居思咎阅岁，兹深人材实难，不忍中弃，因量移临汝。哲宗朝，起知登州，召为南宮舍人。不数月，迁西掖，遂登翰苑。绍圣后，熙丰诸臣当国，元祐诸臣例迁谪。崇观间，京、卞用事，拘以党籍，禁其文辞、墨迹而毁之。政和间，忽弛其禁，求轼墨迹甚锐。人莫知其由，或传徽宗亲临宝宫醮筵，其主醮道流拜章，伏地久之方起，上诘其故，答曰：“适至上帝所值奎宿奏事，良久方毕，始能达其章也。”上叹讶久之，问曰：“奎宿何神为之，所奏何事？”对曰：“所奏事不可知，为此宿者即本朝苏轼也。”上大惊，不惟弛其禁，且欲玩真词翰，一时士大夫遂从风而靡。

道君皇帝大观二年戊子秋八月，以易数一一口又又一，乃御制易运碑，刻之延福殿东壁。其略曰：始建元基，绍兴德寿，承太乙循运，尽在阳九之数。祖传甲庚吉，建炎炎共盛之势，奈何五行逆顺，天地之数，非由人致。朕尝闻易，孰善本基，庚子辛丑，祸起东南，肇动干戈，元冲立劫。壬寅癸卯，亦云

哀哉。甲辰乙巳，丙午丁未，内有丙火，天下生灵涂炭，至半江表之虞，莫知何辜。戊申巳酉，时正灾劫。庚戌辛亥，偏重势轻。壬子癸丑，后成改建。甲寅乙卯，立应丰穰。丙辰丁巳，朕已何在？祖宗复有中兴之后云云。其后事皆历验，信乎圣哲先知之明，因往推来。在天数者，果不可遁与。

初，陈桥兵变，太祖整军从仁和门入。建炎南渡，御辇过杭，闻县名曰仁和，上甚喜曰：“此京师门名也。”遂有定都之意。

道教之方盛也，一时诏命章表，皆指佛为金狄焉。试举其略，政和元年四月，诏曰：朕每澄神默，受帝命订正讹俗，闵中华被金狄之教盛行，而至真之道未正。宣和三年十一月，诏曰：噫！金狄胡云阴邪之气，源流派分，使信者以寂灭为乐，岂非阴气袭而阳魄散邪！林灵素凡四五表，皆以金狄为语。如《贺神霄降》云：蠢金狄之成群，干册霄之正法。如《谢驾幸宝院听讲大洞经》云：幸际玉霄之主，是膺金狄之风。又云：金狄至而华风变。又云：期销金狄之魔。而宣和元年，道德院方奏金芝生，车驾幸观，因幸蔡京家。鸣鸾堂，置酒。时蔡京有诗，徽宗即席赐和曰：道德方今喜迭兴，万邦从化本天成。定知金帝来为主，不待春风便发生。其后女真起海上，灭辽，陷中原，以金为国号。讖金狄之祸，而金帝之来不待春风，盖虜以靖康元年冬犯京师，以闰十一月二十五日城陷。时太史预借春出，土牛以迎新岁，竟无补于事。则徽宗赐和之句，甚符其讖，可胜叹哉。

监左帑龙舒张宣义尝言：有亲戚宦游西蜀，路经襄汉，晚投一店，行户外，忽见旁左侧上有一人无首，以为鬼也。主人云：“尊官不须惊，此人也，非鬼也。往年因患瘰疬，病势蔓衍，一旦头忽坠脱，家人以为不可救而竟不死，自此每有所需，则以手指画，但日以粥汤灌之，故至今犹存耳。”又云：“岳侯军中一兵犯法梟首，妻方怀妊，后诞一子，如常人，而首极细，躯干甚伟，首仅如拳，眉目皆如刻画。”则知胞胎所系，父母相为感应。

嘉兴精严寺，大刹也。僧造一殿，中塑大佛，诡言妇人无子者祈祷于此，独寝一宵，即有子。殿门令其家人自封锁。盖僧于房中穴地道，直透佛腹，穿顶而出。夜与妇人合，妇人惊问，则云我是佛。州人之妇，多陷其术，次日不敢言。有仕族妻，亦往求嗣。中夜，僧忽造前，既不能免，即啮其鼻。僧去，翊日其家遣人遍于寺中物色，见一僧卧病，以被韬面，揭而视之，鼻果有伤，掩捕闻官。时韩彦古子师为郡将，流其僧，废其寺。

丰有俊字宅之，四明人。登青楼，偶见小娼，疑故人女，累目之，女亦悟。酒罢，留宿，女羞涩，良久乃入曰：“丰官人识妾否？”诘之，果故人女。丰曰：“某所以留者，以坐间不敢问也？且各寝，必有以处汝。”娼遂退。丰与京尹有契，明日以白尹，且云：“某仅有钱百千，从公更贷二百千嫁之。”

”尹嘉其谊，即取入府，厚奩，具择良士嫁焉。尹即王宣子佐也。

天台宋氏，家本富，后贫，鬻庐于邻。价成，作诗云：自叹年来刻骨贫，吾庐今已属西邻。殷勤说与东园柳，他日相逢是路人。富者见诗恻然，即以券还之，亦不索其直，乡人嘉其谊。

有夫出外而妻独居者，忽夜半，见一道人从空而下，逼与为淫。妇人室，取刀为誓曰：“汝若逼我，有死而已。”相持至晓，乃一吃菜事魔人。

马裕斋知处州，禁民捕蛙。有一村民犯禁，乃将冬瓜切作盖，剖空其腹，实蛙于中。黎明持入城，为门卒所捕，械至于庭。公心怪之，问曰：“汝何时捕此蛙？”答曰：“夜半。”有知者否曰：“惟妻知。”公追其妻，诘之，乃妻与人通，俾妻教夫如此，又先往语门卒以收捕，意欲陷夫于罪，而据其妻也。公穷究其罪，遂置妻并奸夫于法。

初，隆祐太后升遐，朝廷欲建山陵。大臣谓诸帝陵寝，今在伊洛，不日复中原，即归祔矣，宜以攒宫为名。遂卜吉于会稽，民间冢墓附近者，往往他徙。高宗思陵兴役之际，孝宗密敕无辄坏民墓，其爱物之心一至于此。文王泽及枯骨，未足多也。

有士人贫甚，夜则露香祈天，益久不懈。一夕，忽闻空中语曰：“帝闵汝诚，使我问汝所欲。”士答曰：“某所欲甚微，非敢过望，但愿此生衣食兼足，逍遥山水间以终其身，足矣。”空中大笑曰：“此上界神仙之乐，何可易得。若求富贵，则可矣。”予因历数古人极贵念归而终不遂者，皆是盖清乐天所靳惜，百倍于功名爵禄也。

欧公甥女适夫张氏。夫死，携孤女归父家，嫁公族子晟。晟之官。至宿州，赴郡宴，归而失其舟，至京师捕得之。开封府勘，乃梢人与晟妾通，妻知而欲笞之，反为妾所诱，并与梢人通。府尹承当路风旨，令张氏引公以自解。狱奏，仁宗大骇，遣中使王昭明监勘，而张氏反异，公遂得明白。犹坐以张氏奩具买田，作欧阳户名，出知滁州。

松阳县民有被殴，经县验伤。翊日引验，了无瘢痕。宰怪而诘之，乃仇家使人要归，饮以熟麻油酒，卧之火烧地上，觉而疼痛尽消。又有中创，血如箭出，医者以炒原蚕蛾末傅之立愈。又云：前方亦治跌揆，后方大治金疮。

孝宗留心经术，无所不涉。奏对官被顾问者，多致失措。有王过者，蜀人，上殿，孝宗骤问曰：“李融字若川谓何？”过即对曰：“天地之气融而为川，结而为山，李融之字若川，如元结之字次山也。”上大喜，遂诏改官密院编修。

绍兴中，金人遣其秘书监刘陶来聘，因问岳飞以何罪而死？馆伴者无以对，但曰：“意欲谋叛，为部将所告，以抵诛。”陶曰：“江南忠臣善用兵者

，只有岳飞，所至纪律甚严，秋毫无犯。所谓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所以为我擒。如飞者，其亦江南之范增乎？”馆伴者默不能对，秦桧闻之，约束勿奏，俄以不职贬其人。

行都崇新门外鹿花寺，乃殿帅杨存中郡王特建，以处北地流寓僧。一岁元宵，则近营妇连夜入寺观灯，有殿司将官妻同一女往观，乃为数僧引入房中，置酒盛饌，逼令其醉，遂留宿于幽室。遽杀母而留女，女不敢哀。及半年，三僧尽出，其房窗外乃是野地，女因窥窗，见一卒在地打草。呼近窗下，匍语前事，可急往某寨某将家报知，速来取我。卒如言往报，将官即告杨帅，帅令人告报本寺云：来日郡王自斋，合寺僧行人力，本府自遣厨子排斋。至是，坐定，每二卒擒下一僧，合寺僧行人力尽缚之。又令百余卒破其寺，果得此女，见父号恸，遂绑三人主首，送所属依法施行而毁其寺，逐去诸髡。